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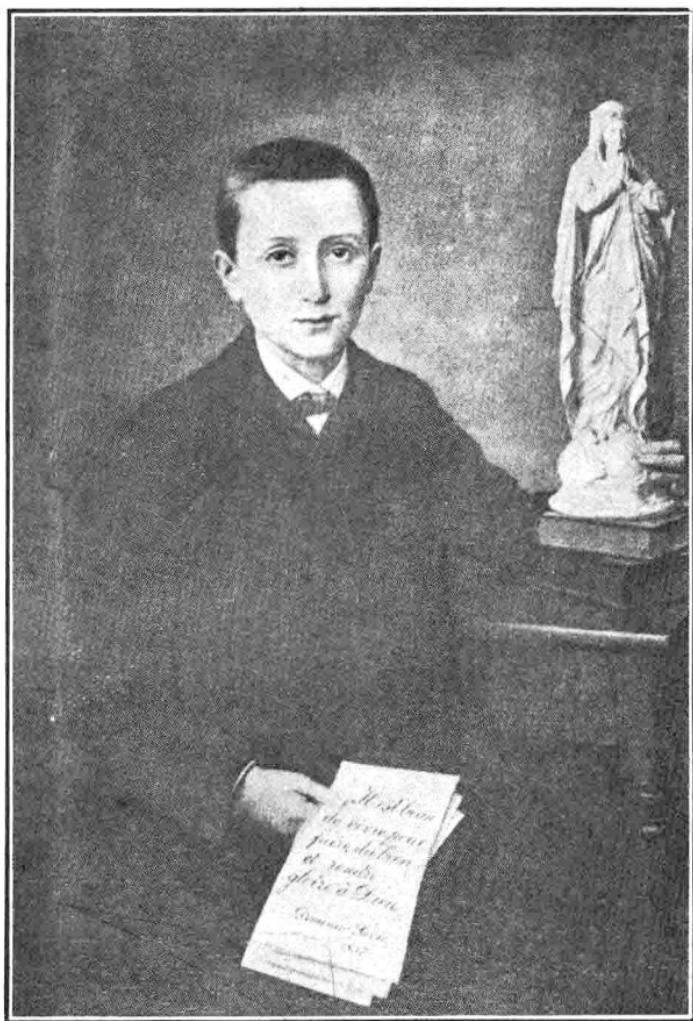
敵可多明我啥維豪傳

江南姚大司牧
淮

可敬

多明哉哈維豪傳

朱希聖譯



可敬多明我唔維豪遺像

可敬童鮑斯高神父原序

余摯愛之諸友。君等數數以紀錄君等同學多明我哈維豪生平言行爲請。余乃竭力從事。以答君等之雅意。今其傳已成。簡短而質直。想君等定必愛讀也。此著發行。蓋有雙倍之困難。爲之妨礙焉。其一。敍述事蹟者。不免招致物議。蓋見證者多。且皆存在。然余僅取余與諸君所共見者而言之。且大半經諸君證實。而親手署名者。則此層困難。庶幾免矣。其二。則爲不得不語及余身。蓋少年哈維豪處我輩中者。三年。渠事余往往與聞。顧余以史家之責自居。秉筆直書。初不顧人。則此難點。不亦避去耶。諸君每於敍述中。見有余自道。怡然意得之處。則視爲余對於我輩親愛之哈維豪。及對於諸君之深情厚愛可也。蓋余所以啓我心。如父之於其愛子者。乃此情愛故耳。

諸君中恐有問余。何以傳多明我哈維豪。而不傳他生。彼等嘗在我輩中。固以大德著聞者也。則應之曰。愛友乎。上主固遣使模範少年多人。於我輩之中。如嘉俾厄爾法西奧。類思呂矮。加米肋迦未奧。若望瑪哈姆利矮。及其他諸人。顧彼等事實。初無有如哈維豪之佳妙而顯著者。蓋哈維豪之生平。乃顯然特異。

者也。然果天主賜余健康。加惠於余。則此輩少年。余固有意爲之作傳。以副諸君之期望。以爲諸君之矜式。茲者。多明我哈維豪傳。復再版發行。余爲增加多事。令更饒趣味。卽已讀前版者。當亦先覩爲快也。

余親愛諸友。言雖如此。君等讀之。當卽從中取益。其如聖奧斯定自語曰。“Si ille, cur non ego?”猶言『果我同學之一人。與我年齒同。居處同。所冒之險又同。或且險有大於我者。而得其道。爲摹倣逼肖耶穌基利斯督之人。則我何爲不能是乎。』諸君須憶真實之宗教。不僅在言之善。乃在於行之善。故諸君讀書時。遇有得意歎美處。勿僅曰。此美事也。此實獲我心者也。而曰。我所歎美於人者。將躬自爲之焉。

我兒。願天主賜君等。並凡讀此小書者。以能從中取益之恩。願童貞聖母。哈維豪嘗爲其熱心臣僕者。賜君等大衆。具有壹心壹意。以爲天主。蓋天主造我輩。唯彼始足以當我輩愛之於萬有之上。而以畢生之時日忠事之也。

哈維豪傳序

聖教紀元十六十七世紀中。聖賢輩出。於斯爲盛。前乎聖類思公撒格者。有聖達尼老各斯加。後乎此者。有聖若翰伯爾各滿。皆聖會列之聖品。舉爲青年模範者也。吾少年子弟。仰止聖德。每有望塵勿及之嘆。不意時至十九世紀。復睹可敬哈維豪。其潔其德。足以頡頏前聖而無愧。上海公教進行會會員姚君伯喬。聞而慕之。乃輾轉覓得哈可敬法文之傳。丐會員朱君希聖譯以華文。以餉吾國公教青年。意甚盛也。余維前二世紀繼聖類思而起者。有聖伯爾各滿。當今之世。繼哈可敬而起者。何人乎。是在吾黨。是在吾少年時。

救世後一千九百十九年二月十一日上海進行會會長陸伯鴻



譯者自序

童鮑斯高若望司鐸。近世之大聖人也。司鐸畢生。鞠躬盡瘁。以教育青年爲宗旨。創設撒肋爵祈主會。一時門下濟濟。人才輩出。匪特遊於聖人之門。薰德善良而已也。且登堂入室。直造賢關聖域。有不止七十二人者矣。而多明我哈維豪。則尤其出類拔萃者也。哈維豪居司鐸門下。三載而去。世年纔十五歲。時雖無多。而道德之高。誠有所謂幾生修不到者。論其神業。則愛主愛母。熱情深摯。成己成人。救靈志切。論其品行。則舉動純潔。瞻視端正。謹守院規。聽從長命。論其待人接物。則溫恭禮讓。和悅可親。友愛同學。排難解紛。論其學業。則精勤奮勉。求如不及。日就月將。常冠儕輩。一言蔽之。則當修之德。當行之善。匪不備於厥躬。誠第二之聖類思公撒格。吾儕青年所宜奉爲圭臬者也。童鮑斯高司鐸。得此高足弟子。又安能不親爲立傳。以爲天主之光榮。以爲青年之模範耶。此傳歐美各國。久已逐譯流行。青年子弟。蓋莫不知有哈維豪。獨我中國青年。則尙未識荆焉。聖教雜誌社主任潘秋麓司鐸。熱心青年教育家也。乃爲我國青年之紹介。不以僕學識譖陋。遽以譯事見授。而僕亦以事關天主光榮。不敢不

竭心力。遂不求文工。但求辭達。讀者但觀其事實可也。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十九年二月六日朱希聖識

多明我哈維豪傳上卷

第一章 哈維豪之生辰 天性 敬愛天主

余書所述。係一少年之行實。少年之父。曰嘉祿哈維豪。母氏勃利齊忒。雅斯的堡（距都冷可十米肋）窮苦而忠厚之居民也。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嘉祿賦閑家居。生計窘迫。因徙利伐。地近監利。業治贍家。方夫婦二人居利伐也。天主賜舉一子。以慰二人之意。此兒生於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四月二日。洗名曰多明我。此其命名。於兒初無輕重。而哈維豪乃得之。流芳千古焉。觀其後事。蓋可知也。

多明我行年二歲。其父母復以他故。旋歸鄉井。卜居於米利矮道。雅斯的堡之小村也。賢夫婦二人。以全愛傾注其兒。而教育之。以奉教人之道。多明我稟性良善。自幼卽以敬愛天主爲心。早晚之課。一習而能。年纔四齡。卽一人獨誦矣。且際此好動之年。多明我常依依母氏膝下。聽命承旨。不須臾離。離則退處一隅。誦經禱主耳。

其父母嘗告人曰。孩提之童。喜看喜動。經其手者。匪不破壞。旣常爲母氏之煩

惱。又常爲母氏之羈慮。顧多明我初未嘗或失我輩之歡心。渠匪特服從命令。且似能曲意承旨。以取悅焉。

其最誠實而可愛者。則接待其父是也。蓋其父工作歸。多明我則奔而就之。握其手。挽其頸。曰。我親愛之阿父。辛苦矣乎。阿父爲兒碌碌。兒未有以報。祇爲阿父之煩惱物耳。兒求天主。賜阿父以健康。且賜兒志氣佳也。言次。偕父入屋。進椅肅坐。百般獻媚。故其父曰。此子也。我勞瘁之甜蜜蘇息也。我以是歸心如箭。亟欲與我之小多明我。以親愛之口吻。蓋我以滿腔慈愛之心傾注之矣。

渠敬愛天主之心。增進之程度。逾其歲齒之遞增。年四歲。早晚課。飯前後誦。三鐘經。已可無勞教示。且轉囑其家人勿忘。一日。其父母有所分心。忘誦飯前之經。多明我覺之。曰。阿父。我輩尙未求天主降福我等之飯餐也。渠卽先作十字聖號。而誦經焉。他日。有客至。入座之前。初無教中之儀式。多明我不敢直告。祇勃然變色。怏怏不樂。事後問以故。對曰。兒殊弗願與人而獸食者同席耳。

第二章 多明我於米利矮道 談行

茲余所欲餉諸君者。其事幾匪夷所思。然而述之者。乃米利矮道之本堂神父。

固信而有徵者也。

米利矮道本堂神父曰。余始至米利矮道也。見一童子。年可五齡。偕其母常來聖堂。童子面容端肅。態度凝重。狀貌恭謹。固匪特令余一人注目。亦人人所共賞者也。有時到堂門。尙未啓。則此情此景。殊爲可愛焉。蓋渠不隳笑叫號。如他兒童。卽踐於堂門之檻。俛其小首。合掌誦禱。迄於門闌。雖雨雪之天。地上泥溼。弗顧也。余覩此行爲。大異之。不禁好奇。詢此兒何人。乃令余心儀弗已。則知爲治工嘉祿哈維豪之子也。嗣後多明我遇余。一見卽喜形於色。舉其天神之目光。睞余肅然問好。時渠已入學攻讀。明悟旣啓。好學不倦。業乃日進。學堂中不免有惡劣之生。余則未嘗見渠與人爭論。或詈辱之。則忍辱無忤。默然引避。余亦未嘗見渠參預危險之遊戲。及怠荒於課堂中。同學有教之譏侮長上。或於鄉野投石盜果。毀壞人物。此種行爲。渠則持老成之理由而痛絕之。

渠於聖堂之門檻。所表示特別敬愛天主之心。年齒加長。初不稍減。渠年五歲。卽能輔祭。且挾真實敬愛天主之心。以輔此彌撒之大祭。渠每日到堂。若有他人輔祭者。則恭與之。否則自爲之輔。渠軀幹短小。不能移彌撒經。則見其愁容。

可掬。行近祭台。翹其足趾。展手抱持經架。神父固不可自移彌撒經。則爲之置經於祭台之沿。俾便取攜。渠乃大喜。移經台左。

渠勤行告解聖事。迨渠能知奧斯弟亞與尋常麵餅之判別。卽許以初領聖體。渠熱心領受。榮幸無極。余鑒於此純潔無瑕之靈魂。聖寵之妙用。常自忖曰。此兒前途。希望無窮。願天主竟成其功。而導引此寶貴之萌蘖。至於成熟也。米利矮道本堂神父所敍如是。余不敢有所增損。

第三章 多明我哈維豪初領聖體 預備 敗心 立志

多明我之於初領聖體也。凡事皆備。初無所缺。其於要理。旣已精熟。祭台上之聖體大事。亦明澈其意義。而渴願領受。所不足者。獨年齡耳。蓋於鄉間堂口。兒童非至十一二歲。不得初領聖體。時多明我年僅七齡。且身材短小。愈形幼稚。米利矮道本堂神父。不敢遽許以初領聖體。多明我謀諸同學。同學爲請於神父。謂多明我舉止端方。道理精明。且渴望領主。神父情不能却。多明我遂得第一次登於天神之席。

多明我得此佳耗。樂不可支。飛歸告母。旣乃預備靈魂。赴天主之筵。於是時而

作祈禱時而看聖書彌撒畢則久留堂中人謂渠已在天堂與天神偕矣初領聖體之前一夕謁其母曰母乎兒將初領聖體矣請母赦兒昔日之過失今而後兒誓必更有志氣於學堂中必更加用心更加恭謹更加聽命母有所命兒匪不爲矣其母得此佳兒平日已自欣慰聞言乃感極涕零慰撫之曰我親愛之多明我汝其放心百凡寬恕矣其求天主時時保存汝於聖寵之中且爲我及汝父禱也

初領聖體之日多明我蚤起衣最麗之服抵堂門猶未啓乃如平日跪於門檻至羣兒咸集門闈始起於是而告解而預備而謝恩歷時可五小時多明我則第一入堂而最後出堂領主之後乃不自知身之在世上抑在天上矣初領聖體之日爲多明我大慶之辰此則凡爲真實之信友皆宜以是日作其度超性性命之起點終身奉爲法規數年之後多明我言及初領聖體輒喜形於色曰是乃我之良辰美日也

渠書立志數則於一聖書中終身服膺作座右銘茲余轉錄於下

余多明我哈維豪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初領聖體時所立之志時年七歲也

一 宜勤行告解。神師許余領主。則必領。

二 謹守瞻禮之日。

三 我之朋友。卽耶穌與瑪利亞。

四 寧死不犯罪。

此立志數則。多明我念茲在茲。拳拳弗失。作為言行之規則。讀者諸君。有未曾初領聖體者乎。余諄諄切囑。其取少年哈維豪。作為模範。然余尤切囑。為父母者。及有管理兒童之責者。其視此舉。為重大之事焉。須知善領聖體。乃終生之基礎。曾見有善行此事。而不為熱心有德之信友者乎。彼萬千青年。放僻邪侈。貽其父母師長之憂。究其所以。則於初領聖體。不善事預備也。故與其行之不善。無寧俟諸異日。或弗為焉。

第四章 多明我入新堡學堂 勸學 智絕惡誘

多明我攻讀於村塾。進步甚銳。顧蒙童小學。烏足以竟其學業哉。是宜破壁而飛。求學他方耳。顧司空仰屋。資將焉出。則多明我與其父母。終有願莫償耶。然天主主宰萬物。豈有作秦越之視。忍棄此英才而不教育之哉。

多明我之言曰。使我而爲小鳥者。願晨夕飛翔於新堡。以賡續我之學業。渠志願堅定。不憚困難。決往肄業於市立公學。距其家可二哩之遙。於是以十齡之童子。日行六哩。往返學堂時。而狂風烈日。時而淫雨霏霏。道路泥濘。然皆無傷於多明我也。蓋渠但知聽父母之命。求救靈之學。寧爲風雨所阻哉。一日有長者。於下午二時。見多明我挾其書包。躊躇獨行於赤日之下。乃近多明我。靄然問之曰。若隻身獨行。得毋懼乎。曰。先生我非一人也。有須臾不我離之護守。天神偕焉。曰。雖然。當此盛暑。一日四行。無苦歟。曰。主人付值厚。爲之工作。殊無苦也。曰。若主人果何人歟。曰。主人蓋卽天主。人苟爲愛渠之故。以杯水與人者。渠亦酬報之。是人聆言大異。卽以所問答者告人。且曰。十齡童乃能如此理論。孺子良可教矣。

然多明我一日赴學。爲其同學所愚。靈魂乃瀕於極大之危險。蓋於夏日。兒童習於池河洗浴。此舉於靈魂肉身。皆有危險。其於肉身。則有性命之虞。大人小孩之溺於浴者。蓋歲有所聞也。其於靈魂。則危尤甚焉。蓋羣兒相處。良莠不齊。裸體赤身。相與徵逐。此大非道德之舉動也。嗟夫。少年之喪失天真。而追恨千

古者比比也。推原禍水。則與劣兒同浴於可疑之地故耳。多明我之同學。大抵有此洗浴之習。渠輩獨往不樂。乃欲與人同樂。而多明我竟墮其術者一次。事後人告以此舉非禮。乃大悔恨。誤入危途。險遭不測。至於痛哭流涕。於是一之爲甚。同學欲導使再往。恕不從命矣。顧同學中有二人。尤爲恣肆。復慇懃之曰。多明我盍與我輩同游乎。曰。何戲歟。曰。汎水。曰。否。敬謝不往。我殊不願冒險。恐遭滅頂之禍耳。曰。來也。此事有益於衛生。蓋人洗浴。則暑氣不覺。胃口開。而身體強壯矣。曰。我固謂汝懼溺矣。曰。往哉。無懼。我輩將教汝汎泳之術。汝始則視我輩行之。繼乃如法嘗試焉。汝行見我輩游泳若魚。沒水如蛙也。曰。往危險之地。不有罪歟。曰。何罪之有。衆人皆趨焉。曰。往衆人皆趨之地。未必無罪也。曰。汝苟懼溺。但作旁觀可耳。曰。請勿復言。我方寸瞀亂。不知所答矣。曰。來也。其信我言。無妨。汝與我輩偕。萬無一失。曰。汝所言者。我將先請母命。而後行之。母曰。可者。則往。否則不能從命。曰。蠢物切勿往。告若母。渠必不允。且將憇之。我父母。以大杖清涼我輩。曰。然則此事爲我母所弗允。足見非佳。我決勿往。實告汝。已嘗從人洗浴一次。誓不再矣。蓋此遊戲。旣有得罪天主之慮。又有喪失性命之虞。